



## 關於高燮《吹萬樓日記節鈔》

### ● 施寬文\*

高燮（1878—1958），清末江蘇金山望族，字時若，號吹萬，另有寒隱、葩翁、寒蚓等十餘名號。高氏與錢名山、胡石亭並稱晚清「江南三大儒」，為清末革命文學團體「南社」之重要成員，屢以詩歌抨擊時弊、鼓吹革命。育有五子三女，三子高筠（君湘）為中國早期法學家，筠子高錕 2018 年去世，是 2009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、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。

高氏詩、文、書法俱妙，著作等身，其重要者有《吹萬樓文集》、《吹萬樓詩集》、《吹萬樓論學書》、《吹萬樓日記節鈔》、《莊子通釋》、《感舊漫錄》、《談詩札記》、《三子遊草》等一、二十部。其中，《吹萬樓日記節鈔》作於民國 26 年，記事起迄於 26 年 2 月 14 日至 27 年 10 月 23 日，曾於民國 27 年 7 月在上海《時報》連載，民國 29 年 5 月出版，訂價 2 元 5 角。中共建政後，因為內容涉及「迷信」，牴觸共產黨的「無神論」信仰，故沒有再版流通，直至 2013 年 1 月，其後人在任九皋贊助下，翻印民國 29 年的版本贈人，也有舊書店在網上以高價販售。翻印本計目錄 1 頁、高氏夫妻與女兒韻芬照片 1 頁、翻印本前言 2 頁，自序與名人序文、題詞、題詩 7 頁，正文與翻印本後記 157 頁。

該書寫作緣由係因其幼女韻芬於上海待嫁時，意外因病猝逝，高氏悲痛莫名，其《日記》於丁丑年（民 26）之記事開篇前，描述得知其女猝逝，以及十日後之心情云：「如晴空霹靂，心膽震驚。越四日返家，覺歲暮天寒，陰沉變色，百事俱廢。忽又新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

年，即日記亦輟不寫。今勉理舊業，哀懷悽苦，手顫淚零矣。」因為思女苦切，遂嘗試藉由扶乩與女兒溝通，首回無所感應，後於其亡女二七之夜再試，則順利感通，從而開始歷時一年零九個月的幽明乩談，其間時或召及亡友與前清士夫，或問答或作詩，因積成三十餘萬字之著作。日記公開發表在《時報》刊登後，轟動當時，惟此類涉及幽冥神異之作，駭人耳目，往往招來非議，如南朝梁武時期，人稱「山中宰相」的道教上清派宗師陶弘景輯錄之《周氏冥通記》，四庫館臣即斥為「荒誕不經」。《吹萬樓日記節鈔》在當時也頗遭時人譏諷，一如其亡女反對刊載所言：「勿識者作為笑資」（27年7月29日），時人或以「科學」解釋之，謂此扶乩問答現象蓋因高氏悲傷過度，因而產生之幻想。姑不論書中所載是事實，抑或幻想，據高氏刪除不宜公開示人的現存日記部分，除了親情家事之外，尚包含許多可供欣賞、探討的內容。

首先即是文學方面，高燮為清末民初之江南文學大家，《日記節鈔》都三十餘萬言，敘事靚縷，而文筆生動。此外，書中載錄眾多詩文，多雅麗可誦，且以詩詞大家點竄、教導其女與無名氏詩詞之作，也誠有益於讀者之寫作學習。如26年8月23日記其亡女〈次韻和父枕上聞砲聲之作〉：「浩劫都從積業生，殺機充塞絕和聲。狂瀾苦海慈航引，飛渡靈山夙果明。」高氏改「殺機充塞絕和聲」為「殺機衝破太和聲」、改「飛渡靈山夙果明」為「渡向靈山夙果明」，全詩因顯遒勁。又如26年10月10日其亡女藉乩談作詩：「昧性甘為悵，癡迷更助瀾。螻蟻民命賤，豺虎殺機殘。千士捐軀易，群心悔罪難。可憐新戰骨，狼藉滿江干。」高氏詳予指正：「此詩全首沉痛，惟領聯第二字應平而蟻字仄聲，讀之不諧。余擬將『螻蟻』二字倒置作『蟻螻』，否則或改『蟲沙』二字，爾以為如何？」其女云：「『蟲沙』亦好。」又云：「下二句『骨』改『魄』、『狼藉』改『零落』，父看何者為佳？」高氏：「皆好。我看即用原句，尤為沉痛。『蟻螻』倒置，未嘗不可，亦較蟲沙為對。惟吾意再欲改去『癡迷』二字。」其亡女云：「兒本作『推波』，因與上句不對，故不用。」高氏：「改『推波』卻嫌太隨便。」另如27年4月20日，記無名女魂〈菩薩蠻〉：「夜深獨向空階立，春寒料峭侵衣襪。幽憤苦難伸，郎心太不平。淚痕徒自漬，更有誰人識？草草理殘妝，碧桃花下亡。」「淚痕徒自漬」，「徒」原作「空」，高氏指出「空」字與上闕「夜深獨向空階立」疊出，女魂因自改為「徒」字以避重出。文中此類詩詞記事甚多，而其中之修改潤色，每



詳述原由，或論及詩字詞語與情意傳達之關係，皆可供學習、玩味。

其次是民俗學方面，如高氏曾焚化紙船、紙車予其女，而其女遠出乘車而不乘船，高氏詢問其故，蓋因紙船焚化時為風吹破，致有一處未化過，故不堅牢，遂不能用，高氏 27 年 10 月 19 日之日記就此頗多說明，要言之，即祭拜焚化紙貨，極須留意，務必焚化完全。此外，書中也敘及客中祭祖注意事項、扶乩不宜作為消遣，以及經由幽明問答而得知的宅神、灶君、土地、城隍，等等情事。

另則是佛理、道德學方面。高氏為儒者，原不信道教神仙之說，因此，民初詩人兼書畫家謝觀虞（字玉岑）以其祖父所輯之兩位早逝姑姑乩談事迹的《雙仙小志》<sup>1</sup>相贈並求序文時，高氏「以此事終極杳渺，置而不細閱」，也未為序。至於佛學，高氏也未研究，因亡女去世後以夙慧皈依佛、念佛，始從而究研佛學，是故日記中所談之佛理皆頗淺近，惟道德學方面有資參考者。如 27 年 4 月 17 日記載與職為城隍書記的楊平江之問答，高氏問及清末建築設計師、慈善家楊斯盛亡後景況，答云：「生時本稱樂善，而現所受非若陽世之想望。陰律最重誅心，無心之罪小，有心之罪，雖小責大。」27 年 5 月 12 日又請楊平江詢問亡友楊了公亡故後之情形，答云：「生前辦孤兒院及其他善事甚力，豈知亡後反因此善事不能至公而受罰。陰律誅心，若外傳善人之名，內懷染指之意，雖小而罰卻大。已判投生妓女，償完所沒之金。」又，27 年 5 月 14 日記載與曾任河間城隍的亡友金其照之問答，高氏詢及金氏友人——清末民初之實業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張謇亡後境況，答以：「以老四之罪，須入地獄，不能求免，幸辦實業有功，折准後再受罪十年。仗經懺力，提出刀山，關住不放。甚矣！作事之不可胡為。外圖忠直之名，內懷稱霸之見。他事姑勿言，只此已有大罪。」所謂「外圖忠直之名」，蓋指引文前所述「齊盧事（按：即民國 13 年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之戰，也稱「江浙戰爭」）一種罪，前力主甲午之戰，其罪相等。」以張氏與兩場造成傷亡無數的戰爭關係密切，而其起心動念並不純正，故云。「陰律誅心」之說，可據以參看儒者「誠意正心」之修養論。

最後，超心理學（包括靈學）在西方曾於上世紀 70 年代出現研究高峰，直至本世

<sup>1</sup> 《雙仙小志》為清人謝祖芳所輯，謝祖芳為謝觀虞祖父，所謂「雙仙」為謝觀虞之姑靜華、靜薇，因為早逝，祖芳不捨，遂以扶乩相召，因知二女「皆為天上仙子，暫謫人間」（26 年 6 月 17 日），其書記載幽明答問，並及「天上」諸多情事。



紀初，全球仍有 30 餘國家持續探討、研究。「科學」之精神不外於實事求是，對於古今中外各民族普遍共有的「靈魂」傳說，若能抱持開放的態度加以探討，不固執「無神論」之說一概加以詆譏、抹殺，則書中所敘及之冥界、輪回、陰官制度，固皆有參考價值。若說高氏近兩年的乩談經歷皆為幻想，則與其一起扶乩者實有多人，且本書〈翻印前言〉為高氏嫡孫高銛所作，文中也敘及幼年時與其亡姑乩談之經歷。高燮從侄、近代中國天文學開拓者高均（字君平），也曾參與其叔父與亡女的乩談，高均嘗云：「數次獲觀乩語及日記記錄，神情口吻，一一躍然紙上，而韻芬妹所語，尤透闢真切，直如家人晤對，絕無舊傳乩語虛無縹渺之狀。」又云：「均生平從事實驗之學，凡有研討，常以試驗為入手，因驗而獲信。故雖扶乩一事，自知不免試驗之心，惟均之所以異於人者，全在求真理之大明，絕不存輕慢之心理。」其所引法國天文學家 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（1842—1925）之說：「生固科學所宜論，死亦科學所當研，質力為實驗之所施，靈魂亦何嘗非實驗之所當問。」（《日記節鈔》頁 149）固可供吾人深思。

